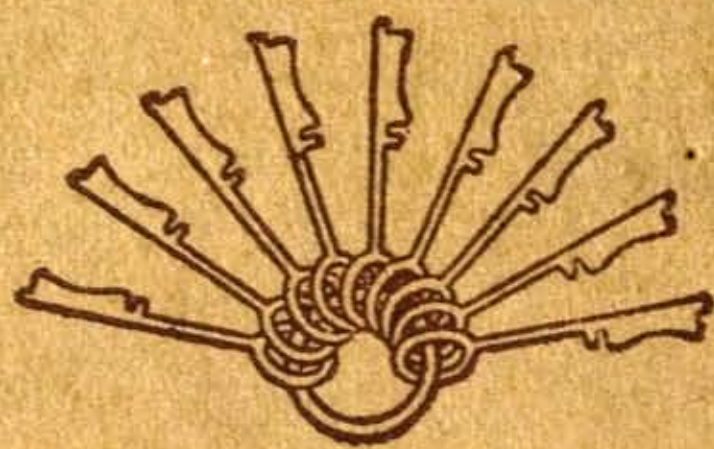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中國文學史綱要

編者 趙景深



中華書局編印















國文系

鄭榮發







# 中國文學史綱要

## 序

這一本四萬字的小書的目的，是想應用講演的方式來敘述全部的中國文學史爲了這是講演，前四章有時也把引用文字故意譯成白話。又爲了字數的限制，自然不能說得詳細，但最重要的部分，可說是都已經敘述在這裏了。

一九二六年我曾寫過一本七萬字的中國文學小史，那一本書是我在新婚以後寫的，特別注重於趣味，帶一點情感，所敘以文人的故事爲多。一九三三——四年我又寫了一本十五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新編，多附圖表，以便記憶，自己的見解和引用的書都還不少。現在寫這本小書，我又換了一個方法，特別注重於各時代文學變遷的大勢，文人故事是絕無僅有，非萬不得已時決不敘述，圖表也一張都沒有。凡所敘述的都是最扼要的，對於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的發達的原因，尤爲注重。

因爲此書的編輯，距中國文學史新編的成書已有一年多，所以我把這一年多以來



的新的意見，凡可以加進去的，都設法加進去；例如下面這十二點都是以前我的兩部書所不曾說過的：大歷十才子的存詩，唐詩的泛聲唱法，歐陽修的醉翁琴趣外編，周邦彥詞難解之故，新發現的雨窗欹枕集，天寶遺事，諸宮調辨偽，宋元戲文的輯集，馬致遠天淨沙的擬作，明傳奇駢儷派的陣容，風月傳在歐洲，紅樓夢是自然主義的小說，巴金全部著作的簡評：以上十二點都是我這一次的微小芹獻。

較新的書有可採之處的，我也儘量採納，這也是以前我的兩部書所不曾說過的：在青木正兒從逍遙的日本所贈給我的支那文學概說裏，我採用了元雜劇作家的分派；在蘇雪林的唐詩概論、顧敦的遼文學、張世祿的中國文藝變遷論、劉麟生的中國文學、胡雲翼的新著中國文學史等書裏，我都略有取材，謹此聲謝。又此書之成，端賴金兆梓、傅東華兩兄的催促，我在這裏表示甚深的謝意，爲了他們給了我一個第三次把所學所感的說出來與讀者諸君商榷的機會。

趙景深，一九三六年四月。



# 中國文學史綱要

## 目次

頁數

### 第一章 周秦文學

一

古佚詩——詩經——國風是民歌——史詩都不偉大——楚辭——屈原與但丁  
——詩經與楚辭——秦代簡直沒有文學

### 第二章 漢文學

五

漢賦發達的原因——漢賦——樂府詩——五言詩起於東漢

### 第三章 魏晉文學

一〇

曹氏父子——建安七子——阮籍和嵇康——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劉琨和郭璞  
——陶潛

### 第四章 南北朝文學

一四

謝靈運和鮑照——新體詩——宮體詩——南北朝的樂府



第五章 唐五代文學……………一〇

唐詩發達的原因——唐詩的分期——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

——唯美主義——唐代小說與元明戲曲——散文——詞的起來——唐詞

——五代十國的詞

第六章 宋文學……………三九

宋詞發達的原因——宋初詞——蘇派詞——周派詞——辛派詞——姜派詞

——宋詩——歐蘇曾王六家文——宋代小說

第七章 遼金元文學……………五二

遼文學——金文學——元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元雜劇——元雜劇

發達的原因——元戲文——元散曲——元小說

第八章 明文學……………六七

明雜劇——明傳奇的四派——駢儷派——本色派——詞藻派——通俗派——

散曲——小說——詩和散文



第九章 清文學……………八三

雜劇與文人故事——傳奇——散曲——小說——浙派詞與常州派詞

——王沈袁三派詩說——桐城派和陽湖派的古文

第十章 現代文學……………九四

文學革命運動——詩歌——散文——小說——戲劇







# 中國文學史綱要

## 第一章 周秦文學

讀者諸君，讓我來向你們作一次長談，把上下古今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學說一個大概吧。按理，中國文學的史的敘述是應該從詩經說起的，因為詩經以前的

古佚詩 大多靠不住。比方說，黃帝時的斷竹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這一首歌

倒很合於原始社會的情形，據說是孝子所唱的。因為古時候還不會想到人死了要裝在棺材裏，埋在土裏；只是把尸首拋在野外，讓鳥獸去吃。但是有一個孝子，不忍他的父母被烏鳶把遺體啄去，所以就守在樹林裏，削竹爲弓，以土爲彈，預備等烏鳶等來襲擊的時候，給牠一彈，「宍」就是古文的「肉」字，代表鳥獸或動物。這首歌的大意就是：『用力太猛，竹弓斷了；把竹弓接好呵。土彈飛出去，趕走鳥獸吧。』但是，究竟這首歌可靠與否，仍沒有確鑿的憑據；因此也就不能十分相信。又如堯時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像是老莊的口吻，有被疑爲周以後的作品的可能。又



如，舜時的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兮呀兮的，這不簡直是楚辭麼？所以，古佚的詩，可信的也許出於追記；不可信的，大都只是  
偽託。馮惟訥古詩紀的前十卷，大多是不可靠的。算了吧，我們還是從

詩經 說起。詩經是周代詩歌的總集，牠有六義，就是：『風、雅、頌、賦、比、興。』其實前三  
義是分類，後三義是指各篇的修辭法的。『風』裏面所收的大都是民歌，其中情詩尤多。  
『雅』裏面所收的是文士的詩。『頌』則是廟堂的詩。所以有活潑的真生命和真情感  
的，只有『風』這一部分。『賦』、『比』、『興』的解釋是：『賦』是老老實實的敘事；『  
比』是敘事時要打比方；『興』是以此物或此事興起彼物或彼事，大都是不相干的，歌  
謠裏常有這樣的情形。因為

國風是民歌，所以牠具有民歌的特質。例如同一起興或類似的歌很多，這就是由  
於民歌輾轉傳唱的緣故；所以我們在王風裏看到『揚之水，不流束薪』；在鄭風裏，也能  
看到『揚之水，不流束薪』。國風是由當時採詩官採來的。民間男女年老無子，無所依靠，  
政府就派他們做採詩官，供給他們的衣食，叫他們周遊民間，採取歌謠，以備太史選擇，再



由太史貢獻給天子。這個工作實在是很有意義的；可惜周以後就沒有人繼續這種大規模的民歌採集的工作了。「頌」裏面略有一些史詩，但是這些

史詩都不偉大，不過是幾十句的敘事詩，在詩經中比較的長；比起世界各國的大史詩來簡直如「小巫見大巫」不能比。你看，西班牙的 *Cid*、印度的 *Ramayana*、芬蘭的 *Kalevala*、希臘的 *Iliad* 和 *Odyssey*，那一部不是堂皇偉麗的長篇巨製呢？詩經裏比較帶點神話性質的史詩，不過是生民，其中有一節講到后稷的降生，大意說：把后稷丟在狹窄的地方，有牛羊來養他；後來把他丟在樹林裏，又有樵夫拾了去；再把他放在冰上，鳥又拿翅膀來罩着他；幾次三番，他都不曾死。一個重要人物的誕生，大都有這樣的傳說。西洋童話裏「王」的誕生不也是這樣的麼？七俠五義裏包公的誕生不也是這樣的麼？不過，敘述究竟太簡，太老實，一點鋪張都沒有。爲什麼我們中國沒有偉大的史詩呢？這大約是由於我國興於黃河流域，洪水時常爲患，民不聊生，大家注重實用，無暇幻想的緣故。後來孔子又主張躬行實踐，神話便愈加無從產生了。在詩經以後，接着就該講到

楚辭。楚辭是戰國的產品，代表南方文學，與代表北方文學的詩經對立。楚辭的作



者有屈原和宋玉，也有不知姓名的。例如九歌，恐怕就是楚民族民衆的集體創作，用來祭神的。九歌連舞帶唱，牠與優孟的諷諫之類，都可以說是戲劇的遠源。屈原的著作，據現代人的考訂，只有離騷、九章和天問，其他遠遊、卜居和漁父，都不是他的著作。宋玉作品可靠的只有九辯和招魂。

屈原與但丁，是很好的對照：一、二人的地位相等，都是最偉大的詩人；二、二人的地域相同，都生長於花光愛的南國；三、二人都關懷政治；但丁是擁護皇帝的吉柏林派，受擁護教皇的歸爾富派反對；屈原也是如此，他是親齊派，受親秦派的反對；四、但丁的神曲是一首長詩，上天入地，無所不到；屈原的離騷也是一首長詩，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

離騷有 *Legge* 的譯本，名叫 *Fallan into Sorrow*，本來「離騷」就是遭憂的意思。拿

詩經與楚辭來作對比，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因為詩經是北方文學，所以作風質樸，四個字一句的簡單而又重複的話，決不能傳出情致纏綿的情緒；楚辭是南方文學，受了溫暖氣候的養育，當與嚴寒的北地所產生出來的詩經不同，所以作風是綺豔的，形式上也不是四個字一句，普通以六七個字的爲常見，音節也和婉得多，不像詩經那樣的急



促。可是，別忙，要出岔子了。張世祿的中國文藝變遷論說：『楚聲激昂慷慨，詩樂溫柔敦厚，』這不是恰巧把南北翻一個轉身麼？你能說張先生的話不對麼？不，張先生的話是很對的。不過我們得知道，一個人的喜怒哀樂，誰也難免，你不能叫一個南方人不發脾氣，也不能叫一個北方人整天的板着臉不笑；所以，楚聲也能激昂慷慨，詩樂也能溫柔敦厚。只是楚聲的激昂不同於詩經的激昂，詩經的溫柔也不同於楚辭的溫柔。一句話說完，二者的本質是不同的。詩經無論怎樣溫柔，受了形式和地域的影響，總不及楚辭來得情感熱烈。楚辭無論怎樣激昂，受了形式和地域的影響，總不及詩經來得痛快爽當。你只要多讀這兩種書，就可以分別出來了。周代文學的代表就是詩經和楚辭，至於

秦代，簡直沒有文學。

秦始皇夢想萬世帝業，結果只是二世而斬。年限既短，文人也

就極少，除了李斯有一篇諫逐客書稍微有名以外，就什麼都沒有了。好在秦代焚書坑儒，本來不需要這些撈什子的。

## 第二章 漢文學



這一次我接着講漢代的文學。照舊的說法，「楚辭漢賦」已經成爲成語，可見漢代是以賦爲其特色的；可是，我們說句不敬的話，漢賦實在沒有什麼道理，只是些破爛的、不完備的辭書罷了。我們在此處也只能姑且把牠當作化石來研究。首先要問的，自然是漢賦發達的原因。是什麼大約原因有三個：第一個原因是社會的富厚。文章本來是太平時代的產物；「亂世文章不值錢，」飯還吃不飽，那有心思弄文學？漢代恰巧在周暴秦以後，戶口稀少，民生凋敝。經文帝、景帝好好的整頓起來，居然今非昔比，一切都繁盛起來。到了武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家家富足，人人有錢。京師裏的錢，愈藏愈多，連繩子都爛了；倉裏的米，也吃不完，甚至於堆到紅腐不能再吃。物質既然豐富，社會又極安定；當然就有了工夫。大家吃飽了飯沒有事做，寫寫賦，拚命的找些連自己也不認識的字裝進去，東拼西湊，成爲洋洋大文；這樣的時代產生這樣的文體，真是非常適當。第二個原因是民族的強盛。漢武帝好大喜功，東服朝鮮，北降匈奴，又通西域，開闢閩越、雲貴、兩廣、安南等地，漢族的勢力澎漲，可說是已達極點，這時當然需要幫閒的文人來誇張一下；最適於誇張的文體又只有賦；賦就是敷，把宮室器物等等敷衍鋪張起來，那是最合統治階級的胃



口的。諸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班固的兩都賦，傅毅的洛都賦，張衡的二京賦和南都賦，可說是都在大吹其牛。第三個原因是君主的提倡。例如，漢武帝自己就是一個文人，做過秋風辭之類，他曾用車子去迎接枚乘，讀子虛賦而加以歎賞；當時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等都在他的左右，彷彿羣星圍繞着明月。又如，淮南王安也喜歡文辭，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有好幾千人。又如，孝成之世，奏賦的有一千多篇。他如宣成、廣求遺書，和帝數幸書林，光武不曾即位就先求文雅，孝獻遷都時圖書有七十幾車；在上者如此的提倡，自然就造成漢賦的時代了。不過，

漢賦 雖是如此興盛，究竟沒有什麼成績。西漢的賦以司馬相如和揚雄爲代表。司馬相如的長門賦較好，可惜還是替人家作的；專門摹仿的揚雄更是一無所長。至於東漢的賦又是摹擬西漢的，更談不上創造性。比方說，西漢的枚乘有一篇七發，東漢的張衡便來一篇七激；西漢的東方朔有一篇答客難，東漢的班固便來一篇答賓戲；大部分都是這樣陳陳相因的。漢代比較好一點的作品要算

樂府詩，樂府詩裏雖然也有「郊廟歌辭」類似詩經的頌，但也有「鼓吹曲辭」



「相和歌辭」、「清商曲辭」以及「雜歌曲辭。」因爲鼓吹曲是鳴笳以和簫聲，是從北方輸入的外國樂，所以常帶一些悲歌慷慨之氣。例如有所思的一節大意說：

「聽說你有了別條心，我把你給我的東西都拿來一古腦兒燒掉了。燒掉了，風把灰揚起來吧。從此以後，不再想你了，與你斷絕關係了。」

這是多麼的斬截。又如上邪的一節大意說：

「我要跟你要好，永生永世的要好。除非是高山沒有陵，江水流盡，冬天轟轟的響雷，夏天落雪，天地合攏，我纔與你斷絕關係。」

這樣決絕的態度，後來的時調十分離裏，也有類似的話：「除非是八十歲的老頭坐在搖籃裏，那時奴奴纔分離。」此外還有畫上美人掉眼淚，三歲的孩童長鬚鬚等事，都是辦不到的事情，猶之冬雷夏雪一樣。但清商曲辭卻是南方的產物，所以很有一些委婉的歌辭，例如豔歌行，敘一個孤單的旅客，在旅店裏住宿，老闆娘替他縫衣服，受了老闆的猜疑。他受了冤枉，並不破口大罵，只是說：「你不要用懷疑的眼光望着我，這事情總會水落石出的。」這正顯出了南方人的溫和。這些樂府大部分是用五言寫的，並且五言的部分



都是東漢產生的。因爲

五言詩起於東漢，差不多已被文學史家所公認了。主張五言詩起於西漢的，每舉枚乘、李陵、蘇武、班姬等人的詩以及古詩十九首爲例，其實這些詩都不是西漢的作品。枚乘的九首五言詩，除蘭若生春陽外，其餘八首都收在古詩十九首裏面，說這八首是枚乘作的，只是徐陵在玉臺新詠裏這樣的假定。比徐陵時代要早的蕭統，卻在文選裏說這是無名氏所作。徐陵是蕭統的後輩，怎麼蕭統不知作者是誰，徐陵倒知道作者是枚乘呢？並且鍾嶸的詩品還明說枚乘只會做賦，不會做詩；漢書的枚乘傳和詞賦略也只說到枚乘的賦，不曾提到枚乘的詩；後來陸機的擬作，也只說是擬古，不說是擬枚乘。凡此都足以證明這幾首詩不是枚乘作的。

至於李陵的與蘇武詩和蘇武的古詩，也只是文選上這樣說，漢書上他們的本傳和藝文志都不曾提到他們作有五言詩；蘇武傳裏面，李陵別蘇武的詩還是用的楚辭形式呢。宋人蘇軾和清人翁方綱都從與蘇武詩的本文裏看出偽造的破綻，可見李陵、蘇武的五言詩也是假的。



班姬的怨歌行，作風綺麗，與質直的漢人作品不同；又很浮豔，與遵守古禮的班姬的身分不合。郭茂倩以爲這詩是顏延年的僞作，似尙可信。

古詩十九首也是東漢以後的詩，證據有六個：第一，詩裏常說到東都，正是東漢時的都城；第二，好多詩句是抄襲魏曹植的；第三，大多敍亂離的景象，與武功赫奕的西漢不合；第四，詩裏面多出世思想，也不是西漢時所應有的；第五，有好些句子對仗工穩，與西漢不甚相對的不同；第六，在民俗上顯出那些詩是東漢以後的作品。所以，我們在認清了蘇李、班的詩和古詩十九首都是僞作以後，承認五言詩是起於東漢的。至於七言詩的興盛，恐怕還在唐朝。若論起原，那末柏梁聯句當然也不可靠；張世祿說是起於曹丕的燕歌行，大約可信。

### 第三章 魏晉文學

魏晉的文學，不如說是魏晉的詩；魏晉的詩，又不如說是曹植和陶潛；因爲這個時代文學只要這兩個大詩人就可以代表了。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以及父親曹操是被稱爲



曹氏父子的。他們三個帝王再加上建安七子，便是重要的魏代文學的全部。他們父子間的作風各有不同：曹操的詩很雄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在明月之下，立在船頭，橫槊賦詩，高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氣概。像『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那樣的句子，非曹操不能道。曹丕的詩很是豔麗，他所歌唱的無非是些『雙魚比目，鴛鴦交頸』之類。曹植的詩，則非常悲哀，這與他的環境有關係，因為他的哥哥不忌刻他，不要他在身邊，將他封在遙遠的地方。他覺得東飄西蕩，生活異常不安定，便作吁嗟篇自比爲轉蓬，又作浮萍篇自比爲萍草。他雖爲哥哥所棄，依舊不怨哥哥，想念着哥哥。浮萍篇的大意是說：『新人雖是可愛，總不及舊人的好。天上的行雲尙且有回來的時候，倘若你能夠仍舊好好的待我呵。』

這三個人的詩，曹操雄壯，好像猛將；曹丕婉約，好像美女；曹植憂鬱，卻像貴賓。用音樂來比，曹操是低音，曹丕不是高音，曹植則是中音。用顏色來比，曹操是象徵熱烈的大紅，曹丕是象徵戀愛的鵝黃，曹植卻是象徵悲哀的淺灰。曹丕的詩好的很少，但他卻有一番功績，便在他提攜



建安七子 這一點上。他曾做了一篇典論論文，論到這七個人詩的作品，並且時常宴會，請他們卽席作賦或吟詩，所以建安七子的詩賦同題的很多。所謂建安七子就是：孔融、陳琳、阮瑀、王粲、徐幹、應瑒以及劉楨。這七個人各有所長：孔融會做散文，頗爲幽默。陳琳和阮瑀長於章表，不長於辭賦。王粲詩賦都好，登樓賦尤爲有名。徐幹賦做得好，作風是豪放的。應瑒的「興會」是悲苦的。劉楨的詩很好，作風是清麗的。魏晉之交，出了兩個聲名僅次於曹植的大詩人，就是

阮籍和嵇康。他們倆是正始文學的代表。阮籍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很深，著有達莊論和通老論。他的詠懷詩常提到莊周、赤松子、王子喬這一般人。嵇康也好老莊，喜歡修煉，著有養生論和答難養生論。他喜歡彈琴，著有琴賦、琴贊和琴歌，「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是他的警句。嵇康的詩，作風是質直的，與阮籍的穠麗不同；倘若我們說阮籍是浪漫的，嵇康便是寫實的；倘若我們說阮籍是重情感的，嵇康便是重理知的了。嵇阮的影響所及，談老釋莊之風大盛。據晉書和世說所錄，有王衍、郭象、庾敳好老莊，阮修、謝鯤好老易。此外阮瞻、王澄、胡毋輔、山濤、張翰、畢卓、阮孚等，甚至仿效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



的行爲。到了太康中，就有詩品裏所推許的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所謂三張，按理該是張載、張協和張亢，因為他們都是弟兄，與二陸兩潘同例，並且是同時代的人。但因這三個人的詩名都不很大，因此便有人把時代較早的張華拉來做幌子，將張亢擠了出去。二陸便是陸機和陸雲兩兄弟。兩潘便是潘岳和潘尼兩兄弟。一左便是左思。這八個詩人裏面，以左思最爲傑出。他的詩不像張協、陸機那樣的穠麗，也不像潘岳的清麗，而是豪放的。詠史中的『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他的警句。至於東晉的詩人，永嘉文學的代表者是

劉琨和郭璞。劉琨的詩，只留下三首；悲歌慷慨，似乎比左思還要好些。例如扶風歌云：『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這真是所謂「英雄失路，萬緒悲涼」。呵。郭璞注爾雅等書很多。所作遊仙詩雖有逸氣，卻沒有雄氣，比劉琨差多了。義熙文學的代表者是

陶潛。陶潛字淵明，他的詩大多是寫田園的，很是清淡；疏朗的幾筆，頗似日本的繪畫。看似容易，如果沒有他那樣的沖淡的胸懷，實在不容易寫。飲酒之五裏『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是他的警句。他是被稱爲田園派的詩人的。唐朝詩人中受他影響的，盛唐有王維和孟浩然，中唐有韋應物和柳宗元；宋朝詩人中受他影響的，北宋勉強可以數上蘇軾和王安石，南宋的陸游和范成大可說是他的嫡系了。

#### 第四章 南北朝文學

所謂南朝文學，即指宋、齊、梁、陳、隋的文學，尤其指這五朝的詩；而這五朝的詩除了劉宋出了一個山水詩人謝靈運和一個汎神論者鮑照以外，其他各朝大都是些香豔的詩，可以包括在「齊梁派」這一個名稱裏的。按着次序，我們就先講

謝靈運和鮑照。劉勰明詩上所說的「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便指出了這個傾

向；也就是說阮籍和嵇康的老莊詩的時代過去，便臨到謝靈運的山水詩了。他很喜歡遊歷，在永嘉當了一年太守，把永嘉附近的山水都遊遍了。好在家裏有錢，他的遊山是大規模的，連不曾開闢過的荒山都要去遊，叫許多僕人伐木取道。又特別做了一雙遊山的木屐，上山就去掉前面的齒，下山就去掉後面的齒，以便行走。像他這樣的遊覽狂，積聚許多



的經驗寫下來的詩，當然是與衆不同的。「池塘生春草」和「明月照積雪」是他的名句，也是他比較不雕琢的句子。其他像「白雪抱幽石，綠篠媚清蓮」雖爲人所傳誦，終不免笨拙之譏。他的詩如就全篇而論，可說是沒有一篇好的；如果從每一首中摘出一些句子來，也許還可以摘出不少的佳句。

鮑照的詩頗爲「遒麗」，也就是在美麗之中，帶着豪放的氣概。他給與李白的影響很大。以我的私見看來，給與李白的影響的，恐怕是擬行路難十八首。這十八首詩無論在形式上或思想上都與李白的詩相似。在形式上，是每句字數長短無定的；在思想上，常感到人生的幻滅無常。姑舉第五首爲例：

『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恆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

與謝、鮑齊名的還有顏延之，但是他的詩毫無異采，可比謝、鮑差多了。詩到了齊，就有

了



新體詩。所謂新體詩，就是近似絕句的小詩和近似律詩的近體。此時律絕詩雖未完成，小詩和近體卻已逐漸走到律絕的路上去。這一類詩所最注重的就是平仄相協。其實，像詩經、楚辭、魏晉詩平仄調勻的也不少；不過作爲有意的運動，應該是從齊永明體的創始者沈約起頭的。沈約曾作四聲譜，他說這四聲是從前人經過千年都還不曾悟出來的，而他卻獨自得到；言下頗爲自誇。當時惱了陸厥，以爲沈約不配做首創者，寫信給他，說是這第一把交椅應該讓給「深以清濁爲言」的曹丕或注重律呂的劉楨。沈約回他的信，大意說：「從前人雖曉得五音不同，究竟不曾深究裏面的許多變化，他們都還不知道呢。」曹植的洛神音節雖好，他自己卻莫名其妙，只是偶爾瞎撞上的罷了。沈約還是穩穩的坐了第一把交椅。可是，從此以後，做詩便講究平仄，沈約也可以說是給詩歌加上手銬腳鐐的第一個罪人。他所提倡的不得犯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等病，據劉大白解釋起來，很是簡單，只是平須對仄，仄須對平而已。

當時與沈約在一起的，有謝朓、任昉、陸倕、范雲、蕭琛、王融、蕭衍等，連沈約號爲「竟陵八友」大都在竟陵王蕭子良門下，其中以謝朓爲最著名。謝朓是李白所最佩服的一個



詩人。李白的詩句如「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等便很像謝朓的「飛雪天山來」。謝朓的起句每有千鈞之力，例如：『茲山互百里，合沓與雲齊。』『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餘雪映青山，寒霧開白日。』都是非常雄壯的。齊詩在形式上既是注重音律，同時內容也逐漸趨向華豔一途，謝朓只是少數的例外。到了梁代，更有

宮體詩的發生。這種體裁的詩，專以描寫女人的一顰一笑以及她們的服飾爲能事，影響到南朝的陳隋兩代，北朝的北魏和北齊，一直到唐初，還是承襲着這種作風；直到陳子昂等起來，此風纔稍殺，足見此派在當時是曾經怎樣瘋狂過數代的文人了。這一派詩的創始者是簡文帝蕭綱。他的父親武帝蕭衍竭力要他的臣屬徐摛等不寫宮體詩，而他自己的詩卻仍是香噴噴的玩意兒。蕭綱的弟弟元帝蕭繹也愛寫香豔的詩。所以，蕭氏三父子是與曹氏三父子不同的；曹氏父子各人有各人的味道，蕭氏父子則大家都是同一種味道。帝王既是如此的提倡宮體詩，臣屬也就推波助瀾起來。當時徐陵的父親徐摛和庾信的父親庾肩吾都常出入宮禁，受帝王的寵遇；因此宮體又名爲「徐庾體」。徐陵更編輯玉臺新詠，專選豔麗的詩，以爲宣傳的利器。此後陳代的陳叔寶，也是這麼一套。你瞧，



他在國破家亡的時候，都還抱着妃子躲在井裏，以致亂兵用鉤子鉤他起來的時候感到特別的重；像他這樣的風流皇帝，還寫得出什麼好東西！最有趣的是北朝的文士文學，也受了南朝的宮體詩的影響。按理，總應該產生一些長鎗大馬嗚咽咤叱的詩篇的，誰知像北朝的溫子昇，北齊的邢邵、魏收，這被稱爲「三才」的山東與河北的土著，所寫出來的作品，竟也忸忸怩怩的脫不掉南朝的風格。（只有北周的庾信，常懷鄉關之思，後期的詩和賦都有萬緒悲涼，值得稱述。）倒是樂府詩可以顯出南北朝的不同。我們試看，

**南北朝的樂府** 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是不同的。在形式上說，南北樂府以五言四句爲最常見，七言二句的也不少，這是同點。惟北朝時有四言四句的，南朝就沒有；南朝時有雜言，北朝又極少。其實這與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南朝的雜言，宜於詠婉轉的幽情；而北朝的四言，則宜於寫雄壯的歌調。在內容上說，南朝是婉約的，北朝是直率的。北朝即使是戀歌，也敘述得極爽快，不像南朝那樣的怕羞，要用雙關的話來替代。就拿荷花來說，古時候的人稱荷花爲「芙蓉」，南朝的戀歌都用芙蓉來比喻「夫容」，也就是丈夫的容貌。又用「蓮」來比喻憐愛的「憐」，用藕來比喻配耦的「耦」，用蓮子來比喻生兒



子的「子」，好像打密碼電報似的；即使被父母發覺了，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還以爲兒女在歌詠大自然的景物呢。北朝的戀歌可沒有這一套，心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倘若是在密約相會，南朝的華山畿只是這樣說：

『一坐又一起，心裏非常的不寧。已經是黃昏人靜的時候了呢！大約他不來了吧？』

『這是多麼的婉轉，但北朝的地驅樂歌卻說：

『月明光光星墮，要來就來，不來拉倒，早點對我說，老娘不高興等了！』這又是多麼

的痛快。倘是想嫁人，南朝的清溪小姑曲只是自怨自艾似的說：『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而北朝的折楊柳卻老老實實的說：『姆媽，你不把女兒嫁出去，那裏有外孫抱呢？』倘若

再不嫁，南朝的子夜歌不過說女孩子在閨中繡花，長吁短歎，發生了懷春的情感；而北朝

的地驅歌卻說「老女不嫁」，就要「踢地喚天」，滿地亂滾了。北朝的戀歌尙且如此，純

粹的歌詠戰爭或英雄的樂府自然更加出色。例如折楊柳歌辭云：『健兒須快馬，快馬須

健兒。』瑯琊王歌辭云：『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隴頭歌辭

云：『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捲入喉。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北歌與南歌有這許多不同處，無怪乎折楊柳歌辭中要說：『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了。

## 第五章 唐五代文學

文學的分期與政治的分期常有不同的地方。按照重要文學的趨勢來說，初唐仍承襲齊梁派的餘風，實應劃到前一時期，去完成宮體詩的時代；（後來王建等家的宮詞影響不大，可以不必注意。）而五代與其併入唐代，不如併入宋代，因為詞雖起源於中唐，正式有詞的運動卻是起於五代的，所以五代又應劃入後一時期，去完成詞的繁興時代。我們此處仍舊採用政治的分期，只是略加說明，以明線索。唐代的代表文體，當然是唐詩與漢賦一樣，得先問

唐詩發達的原因。唐詩最大的總集是康熙時的全唐詩，所錄二千三百餘家，九百卷，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這個數量遠非宋詞元曲所能及，石印的小字本都還有三十二厚冊呢！為甚麼唐詩會這樣發達的呢？可以舉出下面三個原因來：



第一個原因是思想的複雜。當時儒、釋、道三教並起，思想界波瀾壯闊，自然就影響到文藝上來。儒教自魏晉以後，漸形不振，隋代方稍微擡頭。隋末王通隱居教授，唐代功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都出在他的門下。唐太宗爲秦王時更銳意經籍，以房、杜等十八人爲學士，開文學館討論經義，一直要到夜深方罷。高祖又詔立周公、孔子廟；太宗封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又令孔穎達等定五經正義一百七十卷。當時崇儒之風可知。至於道教，幾乎是唐代的國教，也可以說是皇家的正教。因爲唐本姓李，算是與老子本家，便認老子爲祖先了。高宗追尊老子爲玄元皇帝，玄宗又追尊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帝親註道德經，命百姓每家藏一部。以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通玄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庚桑子爲洞虛真人，所著書都稱爲「真經」，以道德經爲首。又設立崇玄館，令學生習上列真經，以應貢舉。常召見隱修道士，待以恩禮。貴族公主文人學士出家修道成爲風氣，甚至帝王也在宮中受道籙，爲道門弟子。燒丹鍊汞之風也大爲盛行；太宗、憲宗、武宗、宣宗等就是服金丹死掉的。文人如盧照鄰、李頎、李白、儲光羲、白居易等都與丹藥發生過關係。道教的自然主義對於浪漫主義有極大的影響；如李白的遊仙詩固然顯明的是道教思想，就是王維、孟浩然等歌



唱自然的作品也受了道教的影響。至於佛教則自東漢輸入中國以後，在南北朝時大爲活動。唐貞觀時，玄奘法師留學印度十餘年，經一百二十八國，歸時帶來經典六百五十多部，和他的弟子們從事翻譯。憲宗親迎佛骨，也是一件有名的事。文宗時，天下的寺院多至四萬餘，僧尼七十餘萬人。除了這三大教以外，還有從波斯傳來景教、祆教和摩尼教，又從西方傳來回教和猶太教。戰國時百家爭鳴，造成空前絕後的哲人時代；唐代匯合各種宗教於一處，洄漩激盪，也造成了繼漢魏六朝以後的第二詩人時代。

第二個原因是君主的提倡。例如李白以能詩見寵於玄宗；憲宗讀白居易的諷諫詩，召爲學士；穆宗愛元稹的詩，徵爲舍人；文宗好五言詩，竟置詩學士至七十二人之多。白居易死時，宣宗做詩弔他道：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至於帝王自己，也會做詩，中宗、睿宗、肅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等都有詩傳下來，太宗、玄宗更詩成卷帙。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影響所及，自然唐詩便大盛了。



第三個原因是政治的變遷。在開元、天寶以前，是太平時代，唐初用兵四十年，滅突厥，摧吐蕃，服吐谷渾，龜茲、波斯，招徠新羅、日本，擊滅百濟、高麗，又征天竺，俘其王，與大食國通商。南洋諸國如現在的安南、柬埔寨、暹羅、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都爭先稱藩入貢。綜計唐代聲威所被，東至日本海，北達西伯利亞，西達底格里斯河，南極印度洋，爲空前的東亞大帝國。至於國家的內部更是富裕穩定。太宗任用賢臣，減輕租稅；貞觀四年全國大熟，米價極賤；百姓都夜不閉戶，一年只斷二十九個死囚，刑具幾乎無用。這樣的承平時代，沈佺期、宋之問等雍容華貴的律體詩當然應運而生，就是李白、王維、孟浩然等的歌頌自然，高適、岑參的歌頌戰爭，也莫非是點綴這個太平時代的。但開天以後可就不同了，安史亂後，造成七八年的大流血；雖經名將郭子儀等將大亂平定，中央政府的威權終於不能恢復，以致釀成宦官擅權、藩鎮割據之局。這樣的時代，杜甫、白居易、元稹等社會詩人的產生，又是必然的了。

以上便是唐詩發達的三個原因，至於唐代以詩取士的話，倒沒有很大的關係；因爲唐詩的佳作都不是應制詩，而應制詩正與詩經的頌、樂府的郊廟歌辭一樣，都是些歌功